



评弹《雷雨》台北新舞台演出照

“哀甚裂帛痛彻魂” ——听罢《雷雨》说繁漪的人性、美学及其他

文 | 劳茄茄

新生代弹词艺术家——盛小云和徐惠新，不啻，撕开了评弹版“雷雨”的怒号狂风。

书坛上，盛小云，全然把繁漪演像、说话、唱出激越跌宕脱俗不羁的新鲜生气来——

裹身的一袭旗袍、丝质内里的热肠，那形原已是弹了眼落了睛，眉目举止间若即若离着的某种压抑——通过盛小云由表及里，气质化的台风造型，或红或绿或黑青、似福似贵似在轮回，或为着写照——繁漪——人物的戏剧命运？

怀抱的一把琵琶、忠实不老的叮

咚，那状早已经传乎听输乎心，手拨指捻起微妙伴随着的流派曲调——经由盛小云以声动情，唱腔化的艺术演绎，有急有缓有声气、亦悲亦欢亦然忘念，或则以探觅——繁漪——人生的悲欢离合；

青白的一副双眸、煞俏灵动的盼鄙，那样倒已然出其神入其化，心灵窗口上动静生成着的情境韵味——显映盛小云用心达意，人格化的世态毕现，眼冷眼热眼神情、看空看色看穿炎凉，或是倾注于——繁漪——人性的阴晴圆缺！

繁漪啊，繁漪！盛小云——把你胸腔心怀都全部打开、敞亮、透明了，你的包藏里、你于隐晦中、你哭无奈呀，你为纵情恣肆的失身、你

欲脱胎换骨的失魂、你求苍天开眼的失败，到最后，轰隆隆的雷、哗啦啦的雨、白花花的东流水——是来自于宇宙天荒的，你那一种——打开、敞亮、透明了全部胸腔心怀的——“大结局”，却在人间世的雷雨大作狂风怒吼中，终于、终于——被宿命注定、被性格造就、被人生毁坏——唤作了、唤作了——歇斯底里。

这一——歇斯底里，这可感、这可感的——歇斯底里呵，具象如果是——盛小云的说、噱、弹、唱、演，那么一应的——那旗袍，留响了的民国年代的韵脚；那声腔，存活着的苏州评弹的格气；那眼风，顾盼起的人生无常的真谛；

这一——歇斯底里，这可恶、这



《雷雨》走进高校巡演宣传版

可恶的——歇斯底里啊，魂灵蕴藏在——繁漪情的切、繁漪梦的幻、繁漪寂灭的幽无。

上手里，徐惠新，长袍加身，三弦抚弄，眉目生动，歌喉放情。

徐惠新的最巧妙“活儿”，可能便恰恰在于，徐惠新，活——拿捏住了周朴园的矛盾心理，因朴园青年时代婚姻抉择的听命父母属于封建主义的孝德压逼，而其当下对于负心旧情的愧疚却是良心发现的人性题义，徐惠新，细——表现出了周萍的尴尬情境，周萍在价值判断上已经自我审判了过去因情乱伦的道德痛失，又情不自禁带有周家血统的多情基因之不可推卸地走上了移情菲薄的某条老路，徐惠新，全——说噱上，扬名以“头子活络”，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弹唱上，别趣靠款式满盈，直是：心有灵犀达通至极；表演上，情愫则充沛横溢，堪称：眉毛说话眼神跳舞；徐惠新——以非其莫属的周朴园的“活儿”，照镜出繁漪之真情于继子假意于夫君的爱情悲剧，徐惠新——又以非其莫属的周萍的“活儿”，既传达出繁漪之突破牢笼的真切用心，更衬托出繁漪之誓言危情的命定黄粱。

徐惠新，这位评弹界第一流的“演技派中年帅哥”，跨越过了时空的界栏——用口舌、用声带、用心绪，栩栩如生地饰演塑造“多情、

深情、负情”的周家父子两代；作为绿叶、他陪衬了“红牡丹”——下手的——盛小云，他又作为“帅哥之花”、表现并保鲜了“评弹老克拉”——徐惠新——自己的身手不凡；他有一派“老克拉”——周朴园——的腔调，他又有一副“新青年”——周萍——的妄情，他唱的周氏父子甚至不管是如何设定的人物情境，都会类似于有一点沈从文情调而又真个是“老鬼十足”的味道；他的周朴园，曾经多情种子，如今老奸巨猾，可是哪怕他这情场与商界的双重“老克拉”仍然在世故中不失其最为真实的正面人性，他的周萍，负情于乱伦的继母，复钟情未揭晓胞妹身份的四凤，但又确乎就是没得全本丢却一个“新青年”应有而未泯的良心轨尺。

往复了个不停，胸膛里充满了相由心生、意随情出的楚楚哀痛，因为中篇弹词《雷雨》这台——21世纪苏州评弹又一曲高歌着“忽报人间曾伏虎”的乐汇所新创的——“神秘命运哀痛的悲剧”。

惆怅眼睛里，仍然被丝丝缕缕不绝于瞳孔地召唤出呆瞪瞪、目涩涩悲从中来的情绪——盛小云出场，碧绿活意的旗袍，换场，失意没落为沉重黑青，从“色”的碧碧绿到“空”的黑黢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人生得失从来事，转身败局自古哀，繁漪怀着希望的心绪，幻灭，消溺如逝在无望之中：

——于是乎，盛小云为繁漪唱出的乐段真是那般“哀甚裂帛通彻魂”——不管是俞调呖呖莺声别有腔的九回哀婉，还是丽调撕扯肺腑最无奈的低回悲泣抑，或是蒋调升落有致情意浓的扣人心弦，可获致了深挚动人、声情并茂的唱腔心曲却对偶着无情殒命、鞭辟入里的暗囚生涯——美者哀矣，好哉痛也！毫厘之间，径庭千里，繁漪被“神秘命运”暗囚着——肉身活生生囚牢于见不到光亮的灰色周公馆，爱欲低落落囚笼于得不到正当的杂色乱伦情，人性悲惨惨囚禁于望不到自由的黑色活地狱；

——于是乎，“缘何情到悔处是折磨”这来自“真心爱人”同时也是

中篇弹词《雷雨》我听过多次，那是在网络、电视；唯一的那次现场倾听，印象极深刻，是在去年11月苏州的中国戏剧节；远在2004年11月，我亦现场听过盛小云的《大脚皇后》。

离开中国（苏州）戏剧节上的那天听书，时间嘀嗒如钟摆轮回般不知走过几何了。这近一年不长而又着实不短了的岁日，情腔里有一种紧迫压抑而又欲待冲破着的东西同样如钟摆

“乱伦爱人”周萍的心声——终究完了繁漪“宇宙里斗争”不敌后歇斯底里的由敢爱而敢恨的愤怒、由希望而绝望的悲怆、由生命而宿命的迷失；

——于是乎，强风扫过——标致无双，繁漪的美丽被戕害了，这是肉体被戕害，雷电闪过——憧憬全无，繁漪的心底被毁伤了，这是灵魂被毁伤，淫雨落过——歇斯底里，繁漪的精神被逼疯了，这是人性被逼疯……

振振耳膜中，歇斯底里的是台上盛小云的唱词韵律，它，夹杂着雷响的狂暴，它裹挟着雨打的猛烈，它，传达着心气的抗争——它，气冲云天、声盖人伦，悲胜一吟、冲刺热心，哀甚一啸、划破长空，唱是佳唱、词是好词，韵是押韵、律是排律，悲是悲愤、哀是哀绝：

这诗意的唱篇却救命似地声嘶唱着——“求你求你我求求你”，那是一根腐烂何用的稻草，这高昂的曲调已死了心地洒泪呐叹——“我是脱水荷花心已枯”，那是一种彻底被弃的坏败，这悲绝的控诉在对着穹窿无语斥喊——“你究竟要我走什么路”，那是一腔呼天抢地的天问——

为什么希望之门被关煞，
为什么绝望之门却敞开，
为什么上天入地均无门，
为什么命门要被他人关，
为什么绿枝却被黑手摘，
为什么鲜花终被黑心理……

三

“敛双眉，暗把周萍窥”，这是盛小云在《雷雨》书情第一回《山雨欲来》中的“开唱第一句”，繁漪暗窥时无奈欲露的心相，周萍暗悔后趋于明朗的情变，周朴园暗示般若有若无的揭牌，笃敲着这一个“暗”字，九千雷霆十万风暴无数狂雨暗中冥合，在聚集在汇齐在欲动全身而牵于一发；同时，又一个“敛”字，

敛的是——周朴园的封建家长“秩序”，敛的是——周公馆的生活安逸“圆满”，敛的还是——“宇宙里斗争”、运数的神秘、宿命的虚妄？

合了上述此“暗”和此“敛”交相为一的宿命论的戏剧性假定，《雷雨》集中展开了以繁漪、周萍感情“愁叠叠、恨重重，花落落、水流东”为主线的悲剧冲突，亦由此，繁漪与周萍、周朴园感情错位、违逆人伦，周萍与繁漪、四凤喜新厌旧、良心悔悟，周朴园与繁漪、侍萍礼制纲常、旧情新愁等等一系列“双向互构、多重对偶、繁复巧合”的情感纠葛、人物矛盾、心理活动，环环紧扣，节节相关，层层推进，从而，随着“推车上壁”式的戏剧高潮不断迭起、翻涌，演示了书情人物——“他们每一颗心灵都会燃烧起人类感情欲望的热火，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就像受了夏日雷雨的蒸腾，充满着郁热的气氛”，反映了弹词艺术主创们同样的“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曹禺语），以及周公馆的人和事尤其是繁漪集“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于一身而必然的性情人格与“树倒猢狲散”“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不可知而知之”的哀痛悲剧。

总之，《雷雨》在一个近代大资本家的封建家庭中，上演了“巴尔扎克式”的时代悲剧。这悲剧行将结束，“被逼疯”的繁漪——歇斯底里，因为她歇斯底里地对抗着神秘的宿命，在巨大神秘的宿命阴影下，“悔恨了”的周萍——走向毁灭，不及迷返，“被骗了”的四凤——无故毙命，因果所致，“惊愕了”的鲁侍萍——遭谴原罪，无端何由，“勃怒了”的周朴园——面对乱伦，不可收拾。

我欢喜——《雷雨》——这一部第十三届中国（苏州）戏剧节特邀展演的新创中篇弹词。它，精彩纷呈，

演绎了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经典传奇故事；它，闪耀华贵，奉献了戏剧结构规制中（如三一律）的古典美学意蕴；它，突破开拓，创造了评弹艺术体系中的新经典名篇瑰宝。

《雷雨》——上演了一部“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活剧。你看，评弹界新生代的一批中青年演员在“雷雨”中锻炼、熏染、见世面，而排号前茅的“老克拉”——徐惠新，无疑通过“雷雨”的洗礼，登上了一阶享受着艺术高峰体验的台梯，更得要说说“评弹界这一朵最红最红的牡丹”——盛小云，10年前，那个30岁才出头已经是国家一级评弹演员的盛小云，在《大脚皇后》中仍然以图解式、扁平型、概念化的表演占据着她“艺术的主流”，很多评弹爱好者或许和我一样，为她“艺术前进方向”担过心、捏过汗、甚至焦过虑，如今《雷雨》中的盛小云，让所有看过、听过、滋味过“评弹版‘雷雨’”的人们，从盛小云创造的——繁漪之气质、之悲情、之命运，看到了繁漪“这一个”血肉丰满的崭新评弹艺术形象背后，所站立着的“那一棵”成长鲜明、成熟起来、成就可喜的挺拔花树——盛小云——苏州评弹新生代中，一名出色的弹词艺术家。

《雷雨》——这深可铭记的评弹艺术新典。华章萦回，它，亦似夹着雷霆轰响爆闪后未肯罢散而去的云层隐然，在大幕落下之时；余音缭绕，它，又如带了暴雨倾盆狂泻毕复得平静以至的天宇清倪，在舞台别返之间；世上哪有不散的筵席，审美却得难忘的愉悦，对已久远了人文记忆的追慕和得之新创于经典演绎的魅力，交织显映出评弹《雷雨》对于书中人物及其时代“跨过了世纪、超越着时空”所形象再现着的艺术况境。

（责任编辑/杜佳）